

困學紀聞

冊八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三皇之書
易以下筮存

本草素問以
方伎存

秦燒詩書百
家

神農問太乙
小子

本草上中下
三品

藥分君臣佐
使

唐慎微證類
本草

帝王皇霸象
四時

莽時霸橋災
霧者繼空續

七國冬之餘
列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
以下筮存本草素問以方伎存其天乎新安王

晦叔

名炎

云

（原註）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
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

之書神農本草不見於漢志隋志始與黃帝素問俱著錄於醫方家云藥有蔡邕本草七卷
則此書出於東漢也（本草經曰）神農問於太乙小子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上藥一百二十
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
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今單行之本不
傳惟見於宋唐慎微證類本草中其刊本以陰文書者皆本草原文也素問註已見卷九（王
晦叔雙溪集卷三本草正經序）世莫古於上古人莫聖於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
有素問醫卜在後世爲方技古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
古書竹簡火於秦易以下筮存本草以方伎存其天乎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

莽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元圻案）（漢書王莽傳下）地皇三年

二月霸橋災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三王德運也指者繼
空續之以成歷數故其遺駭（邵子觀物內篇十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

也七國冬之餘列也

溫公文潛詠

舜時

舜崩蒼梧葬

九疑

湘夫人以涕

揮竹

虞舜不南巡

巡狩當總於

禹

二妃不以期

頤從狩

二妃

二妃

二妃

二妃

二妃

二妃

二妃

二妃

二妃

二妃

二妃

二妃

司馬公虞帝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

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

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本本柯山集五

詩可以祛千載之感元折案史記五帝本紀舜南巡守崩于蒼梧之

人王逸註舜二妃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晉張華博物志史

補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司馬溫公史刻曰

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于外而葬焉惡用使偶攝哉沈存中夢溪筆談

辨證曰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種

義之罪人也林氏尚書全解曰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贖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

斗黍許時本於此元折案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

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正義

正月且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李商隱李賀小傳曰長

吉將死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龍持一版書若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

廉頗攻樂乘
奔魏
秦行金間李
牧
郭汾陽解兵
柄

周陽由儼汲
黯不類
鄭莊與黯同
傳之非
樂驚不接翼

不消禁大
其素大
其素大
其素大

不苦也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教有煙氣行車轡
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

牧牧不受命

見史記本傳

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

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爾然樂毅便有賢將之風

全

○元圻案一史記廉頗聞相如列傳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
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攻燕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
王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
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唐書郭子儀傳贊曰子儀再
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恭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信非
頗牧所能及頗牧意在功名汾陽志安社稷也所謂行險而順者庶幾近之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伎黯之正直所

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伎可乎周陽

由頗驚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

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臬接翼也

全云太史公謂汲黯好黃老

而惡儒好黃老乃當時習氣賢者不免至風節挺然乃真儒也所惡者公孫宏輩之偽儒耳
又云此條亦懷其謂汲黯不宜同傳則前未之及○元圻案劉孝標辨命論蕭猶不同
器樂不接翼一史記汲黯列傳曰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倚聚此兩人
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貨財云云其同傳之故子長已自言之

中華書局聚

賈生弔屈原
跼爲秦大盜

莊躡暴野
楚不能禁大

盜
楚莊躋有二

莊濠伐夜即
王滇

唐虞唐昧

體不誠

賈生弔屈原曰謂跼蹐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蹠韓

非子。
篇喻老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躡爲盜於

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躋蓋在莊王時。

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

滇。此又一莊蹻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元圻案〕〔漢書賈誼傳〕誼旣以適去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蘭茝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
楚夷國兮謂拓騭廉一注李奇曰拓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爲莊騭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

篇一莊蹻之暴戾也高誘注莊蹻楚成王之大盜畢氏校本載梁伯子云商子弱民篇荀子天篇論詩外傳四補史記書並有莊蹻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持韓非以爲在莊

王時而高氏以爲成王時則又在前史漢則以躡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通典邊防三

信盧云案後漢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豪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蹻

一華陽國志南蠻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蹻伐夜郎之會蹻竟至黑中地無路復反遂留于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爲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蹻起楚分爲三四皆與

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虞之死與躡並言案秦殺唐昧昧即虞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躡

威因形近而誤成亦未可知也

南人聞訃曰秦王利起之風角象齒翡翠玳瑁

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鉅城

10

10

淮南人閻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鄠城。

殺西嘔君譯

軒宋

築駿大破秦

軍

發謫戍備越

尉佗求女爲

衣補

蒙恬將兵北

伐

亡人贅婿略

南越

淮南王諫伐

閩越

之嶺

〔高誘注〕鍾城在武陟西南接鬱林

一軍守九疑之塞

〔註〕九疑在零陵

一軍處

番禺之都

〔註〕番禺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

〔註〕南野在豫章

一軍結

餘干之水

〔註〕餘干在豫章

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

又以

〔一誤〕以何本作

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

嘔君譯吁宋

〔註〕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音嘔君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

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置桀駿以爲將而夜

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

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

事詳見於此

〔全三〕〔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尉宅知中國窮極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請發萬五千人百姓

瓦解不一年陳勝起此當在屠睢既死發謫戍備越之時〔又云〕監祿者史祿也渠乃零渠西嘔君乃西嘔君以史記南粵傳證之知嘔卽歐〔繼序按〕古以交趾爲西嘔

大

事記在始皇三十二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

大以補遺

〔原註〕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略同

〔全三〕嚴安土書武帝亦云秦皇帝使

南掛於越〔元圜案〕呂成公大事記七秦始皇帝三十二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婿買人擊匈奴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通鑑秦紀〕〔始皇三十二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婿買人爲

笑人和項羽

楚漢春秋
項羽飲帳中
作歌

丹書鐵券辭
漢封功臣多
不終

呂后欲爲高
墳

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譴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
與越雜處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見漢書嚴助傳嚴安書見本傳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

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

面何云正

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

已爲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元圻案漢書司馬遷傳

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
訖於天漢漢書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班固自註曰陸賈所記史記項羽本紀項王

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
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

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令虞
爭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云云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

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原註下二句不同

何云下二句尤實厚元圻案太史公曰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
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固亦少密焉然則漢有宗廟而功臣絕世者多矣高

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
苗裔豈有所諱而易之與楚漢春秋語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

東陽侯張相

如
下蔡亭長置
淮南反

淮南反

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家
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東陽侯張相如也見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七又曰下蔡亭長置淮
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

黔徒羣盜所耶而反何也

〔原註〕謂英布史漢不載〔全云〕張相如見用於文帝時太史公不立傳然文帝

稱其長者蓋亦申屠嘉張敖之流此條可以補史闕○〔元〕圻案〔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東陽侯張相如高祖六年爲中大夫以河間守臺陳豨力戰功侯千二百戶〔張〕之傳問文帝曰

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下蔡亭長條文選陸機五等論注引之

〔原註〕謂英布史漢不載〔全云〕張相如見用於文帝時太史公不立傳然文帝

漢大啓九國燕

高祖子建都薊

代

高祖子恒都中都

齊

高祖子肥都臨菑

楚

高祖弟交都彭城

荆吳

高祖兄仲子建都吳更爲吳國

淮南

高祖子長都壽春

淮陽

高祖子友都趙

同姓也長沙異姓

吳芮

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

長沙當從史記

〔集證〕玉海百三十四班氏析異姓同姓爲二表則太史公之封二等之敘與文意不屬蓋太史公爲異姓言也二等篇異

姓同姓合而言之也若二等之爵不可不載則唯獨長沙異姓六字不當削選雖於表敘總觀而表列淮陽固敘既明言荆吳淮南長沙而不言淮陽表又不列漢與淮陽又削長沙異姓一

句何以知淮陽爲九國之數而長沙在外也〔全云〕漢表最無錢皆妄改史記者也○〔元〕圻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曰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

不置而侯者天下共殊之高祖子弟
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

鬼神避斷行
水搖物作
趙高能稱名

言

趙高能稱名

樂書十九章

房中歌郊祀

歌

李延年拜協

律都尉

淳于髡十酒

說

羅襦翠笄

滑稽傳言飲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觀歸秋
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見史記李斯傳此戰國

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為此言也樓山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元

一史記樂書曰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今小兒歌之高祖廟今沛得以四時歌傳宗廟孝惠

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繼舊而已至今王即位作十九章今待中李延年次序其聲

拜為協律都尉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多舉

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數又曰房中祠樂高

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

壽人孝惠二年更名曰安世房中歌十九章

御覽七百八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

蓋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元

一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大傅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

罰目略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兒婦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日昔酒陳合尊促坐男女同

齊用越人蒙
鄒陽獄中上

辯士匿名書
二世爲十八
杜預撰晉文
華虞作文章
流別

獻鵠獻鴻說
互異

雞人杜預而

席房鳥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留髮而送客
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

鄒陽傳

二云越人子臧其事未

詳

元圻案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
書而介於羊勝公孫龍之間勝等疾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殺之乃從獄中

上書曰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索隱曰
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二云

案集解駟案

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發十七兄
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此書在善文中隋

志

總集

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全云晁公武讀書志謂晉華虞始作
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爲總集如蕭統

所選是也據杜預撰善文五
十卷則善文文章自預始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

案此文褚先生所補

說苑

秦使二云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

所爲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二云齊使使

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元圻案索隱已言
之唯不及魯連子

徐堅初學記奉使類魯連子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渾而浴鴻鴻失其裘在御者
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其餘

諸書與魯連子所載略同不備錄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

蔡生漢書以爲韓生

元圻案法言重黎篇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辯與曰生舍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

不亦宜乎漢書項羽傳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

聞之斬韓王晉段灼表亦言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王益之西漢年紀高祖紀攷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爲蔡生班史通鑑以爲韓生未知孰是唯史記以爲說者今從史記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

以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

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

下案此令史記不載漢書載於高帝紀五年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

詒厥子孫

何本作孫子

享四百年之祚歟

何云論本子瞻石鼓歌元圻案東坡石鼓

詩曰何人作頌比諸高萬古斯文齊响蟬動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

漢詔周文齊桓並言

高祖赦令無自矜石鼓文不矜伐

楚人沐猴而冠蔡生舍木侯謂人木侯韓生說羽都關中

漢制度霸王
道雜
董子尊王絀
霸
王任德霸任
刑
魏晉王霸兩
失

班史敘漢臣
無倫
漢求才羣士
嚮應

成名此高帝之詔也

〔案〕見漢書高帝紀十一年

宣帝曰漢家自有

與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

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

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爲尤甚儼

人之非倫漢儒爲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

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元圻案〕漢書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賈誼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唐令狐德棻曰〕王任德霸任

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用刑而伯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

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宏羊亦與焉若儒雅

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宏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

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

渾轂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何云〕此紀一時所生人材各取長者言之張湯趙禹又非酷

吏乎宋人讀書不細好大言以籠罩只是粗俗〔元圻案〕漢書公孫宏兒寬傳贊曰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

軍中皆左袒
受刑右肉袒
王孫賈陳涉
軍袒右

約法三章異
讀

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實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閼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呂后紀

按儀禮

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

喪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云右

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

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

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何云木强老革倉猝時未必便學叔孫太傅也閼按盧六以曰國策稱王孫賈入市曰

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讀以袒左爲刑乎故知左

右不必區分但見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爲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全三三陳涉之起亦袒右厚齋之說未足信

虞月船云左右袒明于文定說得最好言所以安其反側之心使以爲劉之迹自解激其忠憤之志使以爲呂之爲辱也詳見讀史漫錄

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

原註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何云厚齋亦

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故改舊讀又云刑法志中稱約法者非一不必好新反爲唐人笑後漢楊終上疏亦有約法三章之語終與班固同時人閼按何肥瞻曰刑法志

淮陰羞與噲
伍沛公欲留秦
官鴻門譙項羽
排闥入見
狗屠非漢臣
可及
未易可輕句
法

漢書刊誤補
遺朱子書論刊
誤得失

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爲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
王關中則與父老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元圻
案)宋劉昌詩蘆浦筆記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合於約字斷句
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串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可輕(何云可諫留字以意增)

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

廷諸公不及也(元圻案)漢書韓信傳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張良傳)

沛公入秦宮室帳帷狗屠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樊噲傳)噲沛人也

以屠狗爲事又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亞父謀欲殺沛公噲聞事
急迺持盾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

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曰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又曰高帝嘗
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

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
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

帝笑而起(何義門)增可字蓋取漢書韋賢傳論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
定也(蜀志諸葛傳)注引吳張儼默記曰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也句法(案)史記侯

贏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後漢鄭太曰)何公未易輔也(蘇老泉權書)勝負之數存
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似不須增可字

吳斗南爲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

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

卷十一 史記 七 中華書局聚

三劉漢書標
注吳斗南篇五
總龜

通鑑不書符

瑞

漢高宋高射

蛇事

惠帝立四皓

文章緣起高

士傳

楚山丹水

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爲原廟渭北叔孫通傳見

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

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

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元圻案見朱子文集卷五十九書錄解題正史類三劉

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劉敞原父中書舍人劉敞貢父端明殿學士奉世仲馮撰奉世

敞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貢父自號也又兩漢刊誤補遺十七卷國

子博士吳仁傑斗南撰補三劉之遺也宋會稽序曰兩漢刊誤補遺蟻隱居士吳南英之

所作也公是公非先生與其子西樞公所著刊誤若無遺恨矣今因據古引誼旁搜曲取畢釐

而正之多前聞人所未到周益公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

因之原注文公語錄以此事爲虛全云通鑑不載符瑞是聖人不語怪之義也亦不可盡以爲虛若此事則誠誕耳元圻案劉義叟通鑑問疑曰宋高祖射蛇

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杵藥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

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書高祖射蛇事非符讖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

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集證今本高士傳無之引見御覽四十三闕按金石

錄有四皓神位神祚凡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全云文章緣起任昉

作高士傳皇甫謐作集證水經丹水注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

李京士藏

武帝決防年

獄明帝辨墾田

昭帝知燕王
目之詐

內長文字誤

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逕南車嶺南翼帶衆流北轉入丹水嶺上有四皓廟
〔按〕上洛縣今陝西商州〔雍勝略〕云四皓墓在州西四里金雞原〔元圻案〕〔書錄解題〕文
史類〕文章緣起一卷梁太常卿樂安任昉彥昇撰但取秦漢以來不及六經〔又傳記類〕高
士傳十卷晉徵士安定皇甫謐士安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
被衣至晉寧惟八十七人〔宋黃長睿東觀餘論跋四皓碑〕云三輔舊
事云漢惠帝爲四皓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耶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

而辨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

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元圻案〕〔通典刑法雜議上〕漢景帝

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

爲太子在旁帝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

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太平御覽八十八〕引漢武

故事其文同而云時太子年十四〔東觀漢記二〕顯宗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

也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

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

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
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
服如帝言世祖異焉以爲宜承先序〔通鑑光武紀〕建武十五年
年亦載其事 昭帝年十四而知燕王旦上書之詐見霍光傳

武帝紀元朔二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

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註漢書作而肆

卷之二十一 漢書 卷之二十一 漢書 卷之二十一 漢書

救所以見愛也。

〔元圻案〕〔劉昌詩蘆浦筆記〕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誤爲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爲

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自注云魯氏字子明自號笑塢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云〔宋無名氏南窗紀談〕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

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吏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

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而肆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此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爲改經者之蔽此

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或不免如此

周成漢昭喻苗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

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何三〕此就一事而論亦復引經未嘗〇〔元圻案〕〔藝文類聚〕十二載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樞樞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險難相似者也夫以發金滕然後垂泣計

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謗而不絀周公賴天變而得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未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其明者

也成王秀而獲實云云〔孫氏星衍曰〕魏文陳思皆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之作

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

七篇在儒家

〔原注〕子夏第子爲魏文侯相

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

〔原注〕

李悝盡地力之教李克七篇